奋进新征程·青年官兵的成长与梦想

“我们修的直升机飞起来了”

■吴骁峰

“我们修的直升机飞起来了！”注视着窗外的直升机，二级上士马越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。

这一天，和往常一样，第76集团军某旅修理营机械技师马越，带领三排航修机组人员来到机械工间，学习业务理论。

和往常不同的是，马越似乎有些心事。他漫不经心地翻着《维护手册》，什么也看不进去。

几小时前，三排独立完成定检工作的一架直升机，被牵引器牵引到中央停机坪。不久后，这架直升机即将迎来一个重要时刻。

8时15分，机场滑行道上空响起驱鸟车发出的鹰啸声；特种车辆为直升机注油后，车辆发电机的轰鸣声逐渐弱了下来；两辆满载飞行员的大客车，呼啸着驶过修理厂房……

机械工间，仅与机场滑行道一墙之隔。这些声音清楚地传到三排航修机组每个人耳中。工间如此安静，身处其中，能够准确分辨出外界每一种声音的来源。

8时35分，大客车驶入停车位，驾驶员拉起手刹，刹车片抱死车轮，挤出一个低沉的声音——“哧”。好像休止符一般，这个声响让机场进入寂静——这是直升机发动机开车的前奏。

跑道上，飞行员到达各自战位。随着直升机发动机陆续开车，机场传出一阵持续而浑厚的声浪。

机械工间内，气氛愈加凝重。马越的手指捏住《维护手册》的一个页面，却没有翻动，生怕发出一丝响动。

8时57分，直升机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。旋翼旋起的风打在树上，透过机械工间窗户，可以看到树叶轻轻飘落。

一架架直升机掠地加速，飞离本场。跑道上的声响，有节奏地减弱了。马越的指尖加了些力度，捏住的那页纸微微变了形，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。

“嘭”的一声，上等兵张承发撞门而入：“马班长，快看，我们修的直升机飞起来了！”

三排其他战友闻声涌出工间，来到厂房外，盯着这架直升机悬停、加速。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，马越来不及跑出厂房，站起身子直接推开窗户，半个身子探出窗框，伸着脖子扭头望去。

9时整，三排维护的直升机完成拉升，飞离本场。马越心中悬着的那颗石头，终于落了地。

这一刻，战友们已期盼多时——这是这架直升机完成某定检任务后的首飞，更是三排参与定检工作的“首秀”。

此刻，连长王永清最能体会三排官兵的激动与喜悦——三排，是新成立的建制排，全员平均年龄不到19岁，排长是刚毕业的中尉，骨干力量相对薄弱。此前，除了刚晋升二级上士的机械技师马越，其他人对这型直升机的认识，仅停留在书本上。

厂房里，王永清正在定检另一型直升机。站在操作平台上，他的目光也忍不住望向那架刚刚飞起的直升机。这同样是王永清的“首秀”——第一次独立完成该型直升机定检任务。

直升机腾空而起，直上云霄。这群修直升机的年轻人，也终于破茧成蝶。

微观察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 34号军事室

一群修直升机的年轻人

■吴骁峰 王雲峤 谌 睿

特 稿

深夜，楼道的灯熄灭了，连队宿舍楼静悄悄。

机械技师马越坐在阅览室里，目光在机械员刘匡的机务工作日志上一行行扫过。对照项目和完成情况，他手中的笔在“检查人”这一栏写写停停。

“2月10日下午，进行直升机300小时定检时……和厂家沟通后，建议该部件返厂维修。”马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确认这一操作情况，并同意刘匡的操作建议。

这样的场景，是第76集团军某旅修理营三排机械技师马越每个工作日晚上的“必修课”。自从三排接手维护第一架直升机后，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。

谁都有恐惧的时刻，但勇气来源于认知

每一名机务人员，都有一本机务工作日志。这个巴掌大小的本子上，记录着机务工作中每一项具体工作，必须随身携带。

机械师、机械技师的机务工作日志封皮是绿色的，机械员、工具员的日志则是蓝色封皮。机械员只有通过放单考核并晋升为机械技师后，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“绿本”。

马越忘不了自己第一次在日志上“检查人”这一栏签字的场景。机械技师的职责之一，就是检查、判定机械员的每一步操作是否合乎规程。而后，他要把这个过程记录到自己的“绿本”上，同时在机械员的“蓝本”上“检查人”一栏签字确认。

签字，意味着对工作质量的认可，更意味着承担责任。

三排为第一架直升机做定检工作时，机械员张竞辉发现某部件有划痕后，随即记录在工作日志上并向马越报告。马越查阅了《维护大纲》，判定这道划痕深度属于正常值范围。

然而，到了签字环节时，马越却怎么也下不了笔。为了不让张竞辉看到自己没有底气的一面，马越让张竞辉去取《维护大纲》，再对照一遍那些其实早已烂熟于心的维护标准。

张竞辉并不知道，在他离开这5分钟里，马越独自用工具反复测量了3遍这道划痕，最后才有勇气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
“谁都有恐惧的时刻，但勇气来源于认知。”如今，马越坦然说道。

“取得‘绿本’代表着技术被认可。”马越说，自己当机械员时最大的目标，就是把“蓝本”换成“绿本”。

等拿到“绿本”后，马越才意识到，什么叫“能力越大责任越大”。

内心同样泛起波澜的，还有下士雷旭东。入伍前，雷旭东所学专业就是通用航空器维修。从某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，雷旭东怀揣满腔热情直招入伍，成为一名直升机定检机械员。

那时，雷旭东从未想过，完成“抄起扳手”这个动作，自己竟然要花整整15分钟来做“心理建设”。

那天，在工作平台上，雷旭东盯着工具员递来的工具，却怎么也下不了手。其实，他内心非常明确自己此刻的任务——只需拿起扳手，将固定螺帽拧松，然后取下来。操作简单至极，原本不需任何犹豫。

“要是没操作好，流程出错、弄坏机件，直升机升空出了问题……后果不堪设想！”第一次面对自己负责定检的直升机，雷旭东心中顾虑重重，甚至有些恐惧，完全不像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。

如今，翻开雷旭东的机务工作日志，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：“我必须去做，因为这是我的使命，我必须勇敢！”

谁都会犯错，但同样的错误一定要杜绝

“如果是战场上，我大概会因为延误时机而被处分吧……”随后几天，这名年轻的士兵总是耷拉着脑袋，干啥都提不起劲儿。

那天，张承发偶然路过连部，听到连长对班长说：“这件工具本身很脆弱，加之他经验不足，只顾清点数目，就没有仔细检查工具状况。咱们要多去引导，帮他树立信心。”

“大家都没放弃我，我哪有理由放弃自己？”张承发心里明白，工具员这个活儿并没有太高技术含量，加倍细心才能干得更好。作为三排首架直升机的工具员，张承发决心再加把劲儿，给后面的战友“打个样”。

趁着张承发传递工具间隙，马越来到工具箱边上。马越随手拿起放在工具箱上的一本小笔记本，只见小本上第一条记录写着：“上午9点45分，二排焦学乾借走一套机轮扳手，所有配件情况良好。”

马越翻着笔记本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他知道，这个年轻人正在蜕变成长。

当天收班讲评，马越说：“最近工作中，包括工具员张承发在内，大部分同志工作用心程度、工作标准有所提高。请大家用掌声以示鼓励。”

热烈的掌声中，张承发的耳边再次响起连长的话：“有失误不怕，勇敢去改是年轻人最大的特点！”

说起失误，马越也曾有过。一次操作过程中，要拆卸一个螺帽。马越觉得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工作，便带着套筒和扳手开始干。

只见马越用力瞬间，扳手一斜，与螺帽“交手”仅一回合，螺帽纹丝不动，套筒头却从螺帽上脱了出去。

马越暗道不妙。看到被自己拧花了的螺帽，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——几分钟前下达计划时，他还反复要求机组人员细致工作，切忌伤害机件。

见状，一旁的连长伸手向马越要过工具。“七分顶，三分拧。”只见连长用右手掌顶住套筒头与扳手的连接部分，使套筒头与螺帽紧密连接。而后，他才示意马越拧动扳手。

“拧花了不怕，我们刚开始，有失误是难免的。”连长语重心长地讲道，“谁都会犯错，但同样的错误我们一定要杜绝。”

部件上的螺帽很快拆了下来。望着连长离开的背影，马越感到心里一阵踏实。

后来，马越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：对单手操作没把握的工作，就用双手进行操作；对单人没把握完成的活，就喊来战友配合完成。“总之，没把握的事坚决不干！”他说。

要用自己的能耐，证明自己的价值

一路向西，车窗外的景色从繁华的都市，逐渐变成大片的农田，然后变成荒芜的山丘、连绵不断的山包……

刚从院校毕业的中士王冰冰，站在部队营门前远眺。目之所及，只有一段干枯的胡杨独立风中。

在营门口徘徊了2个小时，王冰冰才下定决心踏进去。“那时，我对这里的环境失望透了。”如今回忆起来，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。

之后，王冰冰分到三排，成为一名定检机械员。一开始，他真有点看不上直升机定检工作——对照相关规程，对直升机部件和附件清理、检查、维修、更换，最后再组装回去，“毫无挑战性”。

王冰冰离开部队的执念越来越深。事情的转折，发生在一次定检流程小考核中。

那次，王冰冰麻利地完成相关部件的拆装与检修，时间比规定时限还快了80秒。他嘴角勾起得意的微笑，迅速报告：“已完成！”

“这里是不是没抹润滑脂？”连长指着一个部件接触面，平和地问了一句。

王冰冰得意的神情瞬间僵在空气中：如连长所说，他确实漏了这项工作。

王冰冰心中很是愧疚，除了对自己工作不细致的自责，还有另一番触动——给接触面抹个润滑脂，这么简单的一项工作，自己为什么做不好？

“工作简单，但不代表自己就能做好。”在定检工作反思会上，一向自负的王冰冰开始反思。

“要是连长来干，他一定不会有这样的失误。”王冰冰沉下心来，向连长请教方法。连长告诉他，技术活没有捷径，一定要工作前将维护规程翻透记牢，工作后勤总结反思。

从事机务工作以来，连长坚持每次工作后写总结。他希望有一天，自己每场工作所经历的情况，都能对后来人有点作用。

王冰冰就是那幸运的“后来人”之一。翻看连长的笔记时，王冰冰震撼不已。

在这本笔记本上，连长认真梳理步骤要点、注意事项、人员分工。他甚至记下了每场工作中每名战友的状态——

“要让马越稳住，脾气一急，容易乱使劲儿。”

“张竞辉是个急先锋，干活前要确保他熟知规程。”

……

王冰冰有些期待连长对他的点评。往后翻了几页，王冰冰如愿以偿——

“王冰冰有点自负，注意疏导，是个好苗子。”

现在，王冰冰也有了自己的总结笔记本。随着第二架次直升机定检工作结束，他想提升为空中机械技师的愿望越来越强烈。

“要用自己的能耐，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无论身处何方，只要直升机在我手上，我就要确保直升机完好无损、万无一失！”王冰冰说，“我现在的目标，是成为和连长一样的人。”

最“笨”的方法，往往是通往成功的捷径

得知连长将带领三排完成首架直升机的定检任务，马越开始以从未有过的视角注视着连长。

尽管经历过4种机型上百架次直升机检修工作，但这次定检任务，是王永清在这一机型定检工作的“首秀”。带领三排这样一支骨干力量弱、全员经验不足的机组展开工作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“定检工作绝非单打独斗。”看着定检机组的年轻人们茁壮成长，王永清很欣慰，但他更明白，这群年轻人想要独当一面，技术水平只是部分要素，机组人员的作风建设、工作态度甚至更为重要。

三排定检第一架直升机所用工作时长，是正常机组完成同样任务的几倍。之所以用时超长，除了人员经验不足，和王永清选择的带教方式也有一定关系。

比起快速完成直升机定检工作，王永清更致力于思索“如何让三排成长得更稳”。在他看来，三排的进步幅度，取决于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严谨的工作态度。

这型直升机的定检工作清单上，共有十几项工作，数百个部件需要拆卸、清理、检修、组装。王永清要求机组每个人、每项工作全员过，每个部件人人经手，自己也不例外。

这种全员普学的方式，有利于每个人尽快进入状态、熟悉规程标准。首架直升机定检工作结束时，机组全员累计的工作量是巨大的。与此同时，每个人对部件的熟悉程度也跃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。

装备陆续列装，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，官兵们的每一步都得踩深踩实。“想要进步，肯定要吃苦。如果这苦能熬过去，三排一定能成功。”王永清身上的坚定与信心给战友们带来力量。很快，他们以成熟机组的业务水准，妥善交付第二架次直升机。

在王永清看来，最“笨”的方法，往往是通往成功的“捷径”。“别人能做到的，我们一定能做到；别人做不到的，我们也会努力做到。”马越说，“没有人天生就会做一件事情，但这个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人。”

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修理营三排定检机组结束一天的工作。 吴 震摄

成长横切面

和三排一起成长

■吴骁峰

6年前，我军校毕业，分配到第76集团军某旅修理营，被任命为三排排长。那时，除了我这个排长，三排没有一个兵。

直到那年年底，我突然接到老班长卢惠赛的电话：“你再也不是一个人战斗了！连里人员调整，我调到三排当班长，三排马上还要补充更多新鲜血液。”

在修理营，独立完成直升机的定检工作，意味着“开花结果”——形成战斗力。三排虽然有了人，却因为种种原因，我们的“花”开得特别晚，“果子”也迟迟结不出来。

这一等，就是一年多。按照专业划分，二排和三排干的活本该是一样。二排人员年龄层次比我们“老”，业务能力比我们强，处处把我们三排甩在后面。每当看到二排排长带着队伍定检直升机，而我们只能坐在连里学理论时，我很不甘心。

那天，机械技师马越打电话告诉我：“咱们排独立定检的第一架直升机交付后，成功飞起来了！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眼泪再也噙不住了。

从零起步，三排定检的第一架直升机飞了起来，这期间战友们付出的努力不言而喻。我打心眼儿里为这群年轻人感到自豪。

那时，我便萌生一个念头：一定要把三排这群年轻人的经历写下来。如果可能，等我们的故事发表在报纸上，还要把这张报纸放进连队荣誉室里珍藏。

如今，我已经离开三排有一段时间，却总情不自禁想起和三排战友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当年，三排的年轻人虽然成长得有些慢，但我们从未放弃。能和三排战友们一起参与定检工作是我的幸运。

伴随直升机高飞远航，三排年轻人茁壮成长。连同我在内，三排的每一个人都会在某一天，离开曾经小心呵护的“战鹰”。曾经一起挥汗的年轻人，终会老去。然而，年轻战友相互支撑蜕变的痕迹，注定将刻进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航迹中。